

施企巴乔夫著 梦 海 等译



AIQINGSHI

爱情诗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书籍装帧 晓 夏

## 爱 情 诗

〔苏联〕施企巴乔夫著

梦海 林陵 葛倩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70,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02·1033 定价：0.53元



\*

\*

\*

我们在建设共产主义。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比这劳动更美丽！忘我精神哪有极限？  
是没有极限的呵！谁说过  
我们的爱情应该低于我们的事业？

也许，我本人配不上这种爱情，  
可是，爱情经受着狂风骤雨，  
它活着，发出纯洁的美丽光辉，  
爱情呵，它就是崇高思想的姊妹。

（梦 海译）





\* \* \*

你迷恋地赶去探望一位姑娘，  
白天多么美好，天空多么蔚蓝，  
整个城市浴着灿烂的阳光，  
一路上你根本不知疲倦。  
仰着头，如醉如痴，  
沿着小巷，沿着林荫道  
经过那正在建筑中的房屋，  
映现在你眼底里的烟云似的蓝天，  
姑娘会觉得最可爱。

(梦 海译)





\*

\*

\*

要是你爱上一位姑娘，  
我知道，你会跟她一样  
爱着她的闺房，  
爱着那个花园，这里你跟她看过电影。

不管窗户有多么高，  
在晌午，在半夜——反正一样：  
你能从人行道上，从几百个窗户中间，  
把她的窗户找上。

（梦 海译）





※

※

※

村后远处的树林呈现一片青色，  
黑麦摇摆，麦穗已经成熟。  
一个年轻的布琼尼的战士  
在田埂边跟一个姑娘亲嘴。  
小伙子留着挺神气的额发，  
嘴上边的髭须显得有点稚气。  
号手吹了集合号……小伙子挺不错，  
姑娘对他非常钟爱。  
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亲嘴。  
田野里——无边的麦浪接着蓝天。  
他走了……过了一个钟点，  
骑兵连在战场上驱马突击……  
头巾给露水湿透了。  
姑娘哽咽难受。  
小伙子猝然给子弹打倒。  
黑麦摇摆。麦穗已经成熟……

几年过去了……

我亲爱的不相识的朋友呵，

你想一想这些诗句吧。

也许，你正好是十七岁，

国内算你最幸福。

繁星闪烁，城市沉入了梦乡，

你迷恋着，你忘了一切……

也许，你有如此幸福的爱情，

就因为他没有恋爱成就献出了生命。

(梦 海译





✱

✱

✱

你已用剃刀轻刮嘴上的髭须，  
你梦见姑娘的次数愈来愈多。

姑娘很多。可是只有一个——  
再没有别的未婚妻比她更富有。

也许，你得走遍半个世界，  
才能把这个姑娘找到。

她富有的不是箱子里的财宝——  
而是掌握在她手里的你的幸福。

(梦 海译)





\*

\*

\*

在风声呼响的峡谷，  
有一个猎人坐在涧边，  
他的枪口上插着一朵玫瑰，  
身上穿着玄色的绣花坎肩。

他攀登悬崖的顶巅，  
下过深谷不止一回。  
傍晚他回到地拉那，  
献给心爱人一朵玫瑰。

他望着乌黑的蛾眉，  
和姑娘嘴上衔的那朵玫瑰，  
为了让花瓣点染檀口，  
竟把嘴唇刺出血来。

(梦 海译)

---

他

你变化多端：一会娇嗔作态，  
一会嬉笑自若，一会庄重严肃，  
故意把短衣做得稍稍宽大，  
显然为的是你还没有长足。  
你快十七岁啦……而他  
恐怕你在幻想中偶尔见到？  
他呵，也许凝视着茫茫黑夜钻进坦克，  
也许，在舵盘边给黑海的巨浪泼溅，  
他身体结实，说不定是在坑道里干活。  
说不定，在那北极的春天  
六对雪犬拖着他驰骋在冰原。  
不论他在什么地方——总在这个世上，  
他会走遍海角天涯，  
不是想找别人，而要找到你呵：  
他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地球上……

（梦 海译）



## 坦 克 手

他是一个勇士，作战时从不发抖，  
他驾驶坦克，仿佛骏马腾起前蹄。  
他的手掌起了老茧：  
三年来触摸的全是装甲。

某处有个可爱的姑娘在想念他，  
不管多久，姑娘总是一心等候，  
为了要把她少女的幸福  
交给这样忠诚可靠的双手。

（梦 海译）





## 月 亮 看 到

那火焰般猩红色的风兜  
披在乌黑的斗篷上多么漂亮！  
月亮在小巷里看到  
一个哥萨克伴着一位姑娘。  
消息远远地传开，  
说他在作战时非常勇敢：  
进攻——他知道该怎么干，  
在坦克面前从不胆寒。  
现在，虽说他穿的斗篷  
还是以前作战时穿的那件，  
但在静悄悄的和平的小巷里  
他的勇气已经完全消失。  
尽可以把姑娘搂抱呵！  
他还等待什么？  
他等待……要知道这还是第一个夜晚——  
也许，他们一辈子要在一块儿。

(梦 海译)



\* \* \*

她呵，谁都知道  
爱上一个青年。  
她一想起那个青年，  
会激动得唇焦舌干。

在女伴之间  
闲话愈传愈开，——  
她在桌边吃饭  
餐具会从手里落下跌断。

也许，没有好久以前，  
他们还同坐在柳枝低垂的河边。  
后来……晶莹的泪水  
却不只一次地充满了她的眼帘。

泪水可没有力量

避掉这样的不幸：  
他们坐过的那条长凳上  
心爱人又在会见另一个姑娘。

(梦 海译)





\* \* \*

你不要学女伴的样，不要。  
你并不比别人坏，不比别人粗野。  
那留有口红的烟蒂  
只会引起人家对你嫌恶。

倒不如嘴上衔一支  
给露水沾湿了的苦味的丁香，  
春天里让心爱人的嘴唇  
带走这苦味的清香。

（梦 海译）





## 到国营农场去的路上

果园静寂。乌云飘浮，  
忽儿明，忽儿暗。  
两个同道的旅伴  
一路远远地走去。  
一个年轻的教员  
和那邂逅相遇的女旅伴，  
走过苹果树，  
走过丛密的醋栗。  
他不知道，那位女旅伴是谁，  
在路上他只是沉默着  
用枫枝做的手杖  
把苹果树频频敲打。  
后来两人攀谈起来了。  
可是，一阵紧密的骤雨  
倾盆而下，  
在树叶上激起了喧声。



他们转到枫树底下。  
虽然枝叶稠密，  
但猛烈的雨水  
还是穿过枫叶淋下。  
于是他们合用一件雨衣，  
披在头上遮住雨水，  
姑娘的肩膀  
紧紧地偎依在他的胸前……  
有一辆汽车开到区里去。  
司机看到觉得好笑：  
两个人，披着雨衣站在那里，  
雨可早已停息。

(梦 海译)

